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十七回 飛山虎汴京探聽 狄元帥痛母囚牢

詩曰： 探知母被禁天牢，不忍傷親暗哭號。
當道虎狼難躲避，分明報應後馬逃。

卻說飛山虎前次往汴京打聽明白消息，找尋著狄元帥，四下無人，落下雲來，口稱：「元帥，小將奉命回來了。」遂打了一躬。狄元帥說聲：「劉兄弟，你我俱在患難之中，何須如此！快往這裡來吧。」二人一同悄悄來至空靜處霞亭內，元帥說道：「劉兄弟，你可曾到汴京與否？打聽得奸黨如何？」劉慶說：「元帥，不好了！小將奉命，不辭勞苦，到了三關。這孫秀好好刁，一連上了三本。聖上已經出旨，欽差官到山西要捉拿太太，收禁天牢，但不知吉凶如何。」元帥一聽此言，五內皆崩，說：「不好了！既有些事，娘啊，多是孩兒不孝，累及你了。好不痛煞人也！」紛紛下淚，又不敢高聲痛哭，只是心內猶如刀刺，說：「劉兄弟，罪及母親，為子之心何安？」劉慶說：「元帥且免心焦，小將又打聽得，聖上差張瑞前來了。」元帥說：「若他前來，敢是來拿我嗎？」劉慶說：「非也。聖上仍要命你為元帥，前去征伐西遼。如若平服得西遼，將功抵罪；若是抗違天子詔命，即時捉拿，決不姑寬。」元帥說：「既有此詔，本帥還有生機也。劉兄弟，見機逃走，仍去平西，在本帥未成親時，早已立下此意。如今恐有人來不穩便，你且去吧。」劉慶允諾，駕上席雲帕去了。又往吉林、正平、安平各處關頭，通知眾將，好待元帥逃走。張忠又使劉慶，悄悄前往白楊山，知會了孟定國，整頓人馬，候元帥到來。說完，飛山虎仍到安平關，與張忠敘話，不必多題。

卻說狄元帥見劉慶去了，心中煩悶，說：「聖上，念臣誤走國度，勉強招親，實出於無奈，若照尚何一律，罪該全家誅戮。今蒙聖上寬宥，仍命臣去征服西遼，將功抵罪，粉身碎骨，難以報答天恩了。今日雖又已有生機，無如公主怎肯放我去了。須要盜回刀馬，預先埋了地步，方能脫身，所慮者，內有三關阻隔，但得出三關，逃走便成了。細想母在大牢受苦，為子任他水火刀山，也須要赴了，豈慮這三個關城。待有機會逃走，再作算計便了。」此時狄青也不遊官園，轉回宮內去了。公主一見，立起身微微含笑，說：「駙馬，你今朝往那裡去玩耍？」狄青回說：「園裡百花開放，啼鳥喧嘩，百般熱鬧，妙不可言。下官去遊賞一會，久而不見。」公主說：「只怕及不得你中原花鳥景致的。」狄爺說：「下官雖在你邦未久，各俗例、日用民物，已看得幾分了，惟有人物不雅，其餘常物，各項相同。」公主說道：「安的容貌如何？」狄爺說：「公主的花容美麗，就是中原也少有。」公主說：「駙馬休得謬言哄我，只恐哀家的容顏不稱你心懷。」狄青笑說：「公主那裡話來，你的花容既然不合下官之意，為何交戰之時看呆了？正是：三更魂夢恨一水，思想一人月老翁。」公主說：「駙馬，你總是虛言哄我，誰信得你來，既然有心於哀家，為何到了我家，父王重重勸你投降，你卻不依？」狄爺說：「公主你有所不知。那日狼主只要我投降，未有招親之言，自然不允了。」公主又說：「哀家師父聖母之言，你為何也不依？」狄爺笑道：「你好愚也。只因此時眾將多在身邊，他們乃是結義的兄弟，若下官輕易允了，猶恐眾人恥笑。等待他眾人勸我，方可允成的。」公主聽罷笑道：「原來你有此緣故，妾身錯怪你了。」狄爺說道：「公主，我兩人相處，多少情濃，你貪我愛，並無半點違忤，怪不得仙母到來說前定夫妻，故此南北相逢。」公主說道：「若不是師父到來解說，我二人焉得和諧？險些又被脫倫這匹夫出言傷害了。但不知駙馬你在此邊還想念家鄉、願回朝否？」狄爺說起：「公主，下官已經身負千斤重罪，還有何面目回見宋主？我在這裡，一般榮華過日，有何別的不足之處？」公主說：「如此說來，不想回朝了？」狄爺說：「回朝就要做刀頭之鬼。我想上下兩邦，多是做官，在此有何不美？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：有母在著家鄉，母子分為兩地。或能用計，把娘親悄悄攜到此處，娘兒敘會，樂慶芳辰，我的心頭就放下了。」公主說道：「這亦容易。待想出一個計較，搬取婆婆到來，使你心安便了。」狄爺說聲：「多謝公主。」

此時狄青說得言辭懇切，公主那裡知他別的心腸。對坐言談許久，狄青又說：「公主，我是王禪老祖的徒弟，你師是仙山聖母，為何你的法寶卻好，我的武藝平常？欲求公主教導，不知可否？」公主說：「駙馬呀，哀家的身體尚屬於你，些須小技有何難處？明日同往花園演習便了。」說了天晚，夜膳用過。是夜夫婦雙雙同歸羅帳。公主說：「駙馬，妾今日已有重身，歡娛且以後言談吧。」狄青允諾，暗想：「我已定了遠走高飛之志，像做假夫妻一般。」暗嘆說：「可惜他待我一片恩情了。」只是暗中悶悶不樂。

再說到次日，夫婦雙雙來至花園內，公主演武一番，狄元帥演習一回，看來公主武藝果然不低。演習一會兒，天色尚早。此時狄青坐在霞亭內，公主偶然將丈夫一看，但見他愁容不語，似有所思。公主問道：「駙馬，你好好玩樂，為何忽然愁容忽起？莫不是有什麼別樣心事？」狄爺說聲：「公主，下官身居大宋，想著南清宮內與我娘娘相會之時，盔甲金刀，乃是娘娘贈與我的，更有一匹坐騎，名稱為現月龍駒，下官平日隨常所用的。今朝演武，回想起臨末此物何人所得了？所以心中不悅，負了我娘娘之心事。」公主聽罷，微微含笑道：「原來你為這幾件東西，妾早已著人收好在此。你已放心，待我一併送還你吧。」元帥說：「我還只道失去了，原來尚在公主這裡。」公主說：「哀家明知駙馬慣用之物，理當收拾，豈可輕毀。」狄爺聽了，說：「多謝公主了。」公主此時即忙差人往取。少停間，刀馬盔甲俱以取到。公主說聲：「駙馬，你的刀法甚好，何不試演一回，與妾觀看？」這句話正中了狄青之意，當時應諾。即換盔甲，提起金刀，那龍駒見了主將，連吼三聲，四蹄不住的跳，狄爺說：「馬啊，與你分離一月光景了，見了面，你在此叫跳嗎？」即忙跨上那龍駒，就不叫了。公主笑道：「此畜真乃性靈，比哀家的賽麒麟，卻是依稀。」此時狄元帥頭戴上金盔，壓上血結玉鸞鴛，霞光燦燦。身穿上黃金甲，手執定唐金刀，園內並著太陽來射，照得這狄青遍身金光閃閃，滿體光色森森，更兼這現月龍駒，又高又大，比往常加倍神威、氣宇。公主看見丈夫光景，好不開懷。想道：「這駙馬少年美貌，赫赫威風，軒昂氣概，哀家得與這員小將為夫婦，方能稱了平生意願。看他今日在馬上玩樂，更勝前番，須天長地久相處，就清湯淡水，度苦也甘心。」莫言公主心中快樂，就是眾宮娥，看是狄爺舞起金刀來，但見金光射目，只見刀閃，不見人形，龍駒奔前奔後，看得眼花緣亂，也是得意洋洋，不絕稱讚。狄爺舞了一回下馬，小番抬過金刀，帶了馬匹。狄爺說：「公主，你呆呆看下官，卻是何故？」公主含笑說：「妾今日看你這般操演，比往常更加威武，從今盡可隨常用了。」狄爺說：「承公主你褒獎。」暗想：「如今有了馬匹、盔甲，可以逃走得成了。」此時公主又著小番收管盔甲、馬匹、金刀，就放在東宮空房：即為駙馬取用之便。小番領命往收，此時天色已晚，夫婦攜手進到宮房，宮娥內裡已排宴侍候，夫妻就席。正是：

歡娛好比鴛鴦鳥，契合真如並蒂蓮。